

# 弘一大師書法風格之研究

李璧苑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 前言

弘一大師李叔同(一八八〇~一九四二)以名士、藝術家、教育家的身分出家,並與虛雲(一八四〇~一九五九)、印光(一八六二~一九四〇)、太虛(一八八九~一九四七)三位大師同被譽為「民國四大高僧」;而出家後的弘一大師又素以翰墨與人結緣,是中國藝術史上自唐懷素,五代貫休、巨然,北宋梵隆,南宋牧谿,以及「明末四僧」——石濤、八大、石谿、漸江等人以來的近代藝術僧人代表,因而大師受到佛教界與藝術界的推崇,且其書體更被讚為「弘體」或「佛體」等。

任何藝術風格的誕生,都需要一段長日的蘊育,因此,本文擬將筆者輯得之大師作品的時間延展開來,從其思想背景及書法風格要

素:結體(composition or internal structure)、佈白(the art of space)、用筆(the way to use the brush)(註一)等方面,探討弘一大師自幼至出家前的學書歷程,及出家後自家書風成熟前的蘊育期,和成熟期、圓融期的書法風格之特色。

## 一、弘一大師自幼至出家前的學書歷程

弘一大師出家前的書作現今遺留不多,尤其幼年至青年時期的作品更難一見,因此,弘一大師自幼至出家前的書藝風格,多以文獻資料及少數的墨蹟為探討,而其學書的歷程從其童年十九歲遷居上海前,在教與養的大家園中,所受的書風薰陶為第一階段:天津時期(一八八〇~一八九八);遷居上海



至二十六歲留學日本前，參加「上海書畫公會」書畫雅集時為第二階段：上海時期（一八九八～一九〇五）；留日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因大師熱心於西畫、音樂和戲劇的學習，書藝的作品與活動，則難見記載，而成了研究上的空白；弘一大師留日歸國後，曾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教授圖畫、音樂，尤其專任杭州第一師範長達六年而後出家，且目前遺留書作多為在杭時期所作，故暫列此期為第三階段：杭州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 （一）天津時期（一八八〇～一八九八）

在弘一大師詩詞、書畫、金石、音樂、戲劇的各項藝術創作中，書法，可能是較其他類更早接觸而學習的，如一九三六年，大師對青年佛徒開示「惜福」時曾說：

七歲我練習寫字，拿整張的紙瞎寫，一點不知愛惜，……（註二）

七歲的孩子濡墨沾紙，常是興奮塗鴉的心情，而寫字，同時也是其學字、識字的階段；且中國的傳統教育裡，讀書人一般兼習書畫，一管在手，書畫盡來，故讀書研畫大多在同一室內，同一案上，因此，研究大師年少學書的同時，其思想教育的學習背景，應是不可忽略的，於此，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載：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七歲

是年，從仲兄文熙受啟蒙教育，日課《玉歷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又攻《文選》，琅琅成誦，……（註三）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九歲

是時天津有王孝廉（舉人），至普陀山出家，回天津後，居無

量庵。師之大姪婦從之學誦《大悲咒》、《往生咒》，師時從旁聽，旋亦能成誦。又從乳母劉氏，習誦《名賢集》，頗解其義。其時並就雲莊某先生受業，讀《孝經》、《毛詩》諸類。（註四）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十歲

是年始讀《四書》、《古文觀止》。（註五）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三歲

此兩年間，略習訓詁之學。讀《爾雅》，並學《說文解字》，……（註六）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五歲

讀《史漢精華錄》及《左傳》等。（註七）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七歲

喜讀唐五代詩詞，尤喜王維詩，並習八股，……聞友人談及時事，有重洋文之勢，遂決心請人教算術及洋文。……然因其父為清末進士，欲繼承光大其門楣，仍甚熱中於科舉功名。（註八）

從上載，弘一大師自幼接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人格教育，與備考入仕的傳統路線，而因時勢所需，一八九六年是其求學想法的轉捩點。另外，在學書方面，家中賬房徐耀廷（註九），因擅金石書畫，故大師年少時多向其請益，並委其代為選購碑帖、刀、石、筆等，是大師書畫的啟蒙老師及忘年之交，而學書的方向，《弘一大師新譜》中亦有較詳盡的記載：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十三歲

學《說文解字》，開始臨摹篆帖。（註十）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

十五歲

是年仍致力篆書。（註十一）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七歲

從唐敬嚴（一作靜岩）（註十二）學篆隸刻石，……唐敬嚴為書鐘鼎篆隸各體書一小冊宗之，師為刊行《唐靜岩司馬真蹟》，並親自題簽，署名「當湖李成蹊署」。（註十三）

於山西渾源縣「恒麓書院」教諭（思齊）對諸生〈臨別贈言〉傳本，手自抄寫，奉為讀書圭臬，以為終身言行之準則。（註十四）

而胡宅梵〈記弘一大師之童年〉又言：

……師閑居，必習練小楷，常摹劉石庵（註十五）所臨文徵明「心經」甚久，兼事吟咏。（註十六）

清末碑學興盛，金石書風蔚為風尚，徐耀廷及唐敬嚴均擅之，故在大環境與從屬學習的關係上，弘一大師自幼接受「崇古」的碑學路線，並為唐稱許「好古主也」（註十七），而大師閑居習練小楷的用心，「恒麓書院」教諭對學生〈臨別贈言〉文中，誠有以小楷仕進的勉勵：

小楷則須於唐賢中師事一家，而縱橫於晉唐之間。……小楷是讀書人末技，然世之有識者，往往因人之書法卜其終身，其秀挺者，必為英發之才；其腴潤者，必為富厚之器，至於乾枯了草，必終老無成。大福澤既不可期，小成就亦終無望，況善書之士，大之可以擬詞科，小之可以奪優拔，要皆仕進之階，有志者誠不可以忽也。（註十八）

弘一大師的父親李世珍（字筱樓），與合肥李鴻章、桐城吳汝綸為同年中舉進士，並曾出仕吏部，故



大師自幼於其父進士家學的影響下，科學之路對他產生了一定的意義，尤其〈臨別贈言〉中，將小楷優劣之於仕進的現實性，與小楷書風之於人才器識的品評，說出了其關乎文人前景與氣質的重要性。而大師閑居時，常摹寫劉石庵所臨文徵明之「心經」為習，因此，三者之間，有著相續影響的連帶關係，文徵明以擅書蠅頭小楷為名，風格膝承東晉二王，但文徵明書寫的「心經」無於現今圖錄中；劉石庵亦精小楷，書學趙孟頫、董其昌、蘇東坡而自成一家，七十以後則潛心北朝碑版，是清代的帖學書家代表，但其臨寫的文徵明「心經」，現亦不見圖錄中；弘一大師摹寫的「心經」仍然沒有保存下來，然從劉石庵、文徵明二人的學書脈絡看來，大師此期的小楷書風，是循二王書風的體系。

所以，年少時的弘一大師生逢清末碑學書風鼎盛之時，再加上師承與本身的好古影響，故喜金石碑版的臨寫；而臨習二王書風的小楷，除因應科學所需外，其摹寫「心經」後，還兼吟咏的雅興看來，帖學書風之美，亦是弘一大師所欣賞的。

## (二)上海時期(一八九八~一九〇五)

為避與康梁同黨之議，弘一大師奉母攜眷南下上海(註十九)，而居上海期間，則熱衷參與書畫活動，如《弘一大師新譜》中所載：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十歲

是年得清紀曉嵐所藏「漢甘林瓦硯」，極為珍視，徧徵海內名士題辭，印成《漢甘林瓦硯題辭》二卷，分贈友人。(註二十)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二十一歲

三月，與上海書畫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每週出《書畫公會報》

一紙。又出版《李廬印譜》自為序。(註二一)

弘一大師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終沒走上科學的老路，而就讀了特重時事的南洋公學經濟特科，並從蔡元培受業，培養吸收世界新知的觀念(註二二)，且此期弘一大師的書藝方向，也完全投入在清季「汲古潤今」的新風氣中，「漢甘林瓦硯」(篆字)的收藏，證實了大師古物鑑賞的眼力，而海內名士的題辭，則反應出大師與同道間同好考古辨偽的時代新風，同時更主動地走向上海藝界，組織書畫公會，如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說：

庚子三月，在上海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為同人品茶讀畫之所。每星期出《書畫報》一紙。常熟烏目山僧宗仰上人，及德清湯伯遲，上海名畫家任伯年、朱夢廬、畫家高邕之等，俱來入會。(註二三)

鴉片戰爭後，隨著上海闢為商埠之勢，各地畫人流寓上海，遂成繪畫活動中心，其畫風特點基於傳統又破格創新，個性鮮明，雅俗共賞。代表畫家有趙之謙、虛谷、任伯年、吳昌碩、黃賓虹……等，人稱「海派」。(註二四)弘一大師早年的書畫作品遺留甚少，但以其初至上海的兩年時光，即能將當地的書畫名家大老匯聚一堂，並發報刊載藝訊的能力看來，其書畫的成就應是達水準之上，才得與諸翁游藝忘年。而「海派」的代表人物當中，吳昌碩是大師加入西泠印社請益的良師；(註二五)黃賓虹則是其文學團體「南社」(註二六)的社友，(註二七)雖然大師此期的書畫現今遺留不多，也無定屬於「海派」之說，但於上海藝術界的活躍是肯定的。而在〈李廬印譜序〉中，弘一大師對於清代書畫的時代風格認為：

清代金石諸家，蒐輯探討，突駕前賢；旁及篆刻，遂可法尚。(註二八)

故上海時期的弘一大師，不論書、畫、印均是在一股崇尚創新的時代，悠游藝海。

## (三)杭州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弘一大師留日歸國後至出家之前，主要任教於浙江杭州第一師範達六年，而每日以臨古法書為晨課，(註二九)且因與好友夏丏尊同住校舍，大師的習字片紙，多為夏喜之、藏之。一九二九年，夏為感念大師的德行風範與藝術情操，將所藏大師的臨古之作，輯為《李息翁臨古法書》，並交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李息翁臨古法書》中的碑帖已知書名者如表所列：

列表中弘一大師臨古法書的年代範圍與碑帖性質，較多集中在北朝的墓誌銘與造像記中，其字形多右肩上斜，而結體雄偉強勢，且用筆方重。而弘一大師於《李息翁臨古法書》中的自序說：

居俗之日，嘗好臨寫碑帖，積久盈尺，藏於巧尊居士小謀華屋十數年矣。……(註卅)

夏丏尊的後跋也記：

右為弘一大師出家前撫古習作。……胎息六朝，別具一格，雖片紙，人亦視如瑰寶。居嘗雞鳴而起，執筆臨池。……所窺涉者甚廣，尤致力於天發神識，張猛龍及魏齊諸造像，摹寫不下百餘通焉。與余交久，樂為余作書，以余之酷嗜其書也，比入山，盡以習作付余。……(註卅一)



●弘一大師臨古法書之年代與碑帖

	書名	年	代	書體	書者
1.	「石鼓文」	無年代，唐蘭考秦獻公十一年(三七四B.C.)		篆	未署書者
2.	「嶧山碑」	秦始皇二十八年(二一九B.B.)		篆	傳李斯
3.	「禮三公山碑」	翁方綱考東漢元初四年(一一七)		篆隸之間	未署書者
4.	「谷朗碑」	三國吳鳳凰元年(二七二)		正	未署書者
5.	「天發神讖碑」	三國吳天璽元年(二七六)		篆	傳皇象
6.	「爨寶子碑」	東晉義熙元年(四〇五)		正	未署書者
7.	「始平公造像記」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四九八)		正	朱義章
8.	「解伯達造像記」	北魏太和間(四七七~四九九)		正	未署書者
9.	「孫秋生造像記」	北魏景明三年(五〇二)		正	蕭顯慶
10.	「廣川王造像記」	北魏景明三年(五〇二)		正	未署書者
11.	「石門銘」	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		正	王遠
12.	「司馬景和妻墓誌」	北魏延昌三年(五一四)		正	未署書者
13.	「元祐造像記」	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		正	未署書者
14.	「張猛龍碑及其碑陰」	北魏正光三年(五二二)		正	未署書者
15.	「魏靈藏造像記」	北魏，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16.	「楊大眼造像記」	北魏，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17.	「張法壽造像記」	東魏天平二年(五三五)		正	未署書者
18.	「惠暉合眾造像記」	東魏天平四年(五三七)		正	未署書者
19.	「李祏李祥等造韋陀菩薩像記」	東魏天平四年(五三七)		正	未署書者
20.	「惠詒等造像記」	東魏武定五年(五四七)		正	未署書者
21.	「姜纂造像記」	北齊天統元年(五六五)		正	未署書者
22.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	北齊，無年月		正	未署書者



目前，弘一大師杭州時期的書藝，以此冊《李息翁臨古法書》為代表，尤其其節臨的「始平公造像記」(圖一)、「楊大眼造像記」(圖二)、「衛靈藏造像記」(圖三)，及「張猛龍碑」(圖四)等，無不將魏碑的雄偉架勢，與方重用筆，臨習至近乎「形神兼備」的境界。且從大師及夏丏尊的序跋當中，吾人亦感受到弘一大師平日執筆臨池的生活紀實。

除了臨古法書外，弘一大師遺留的在俗之作，亦是鳳毛麟角，但從這些稀有之作中如「游藝」(一九一一，圖五)、「壽佛」(一九一一，圖六)、「囍」(一九一二，圖七)、「演壇」(一九一二，圖八)、「白陽」(一九一三，圖九)、「靈化」(一九一六，圖十)，和「南無阿彌陀佛」(一九一八，圖十一)等作品之結體、佈白、用筆的特色中，仍可發現其深受北碑書風，尤其龍門造像記，和「張猛龍碑」及其碑陰的風格影響，如字形方正、字勢左低右高、佈白中緊外疏、用筆方重，和筆畫渾厚等。

巴主仇池楊大眼為  
夫靈光弗曜大千懷  
永夜之邁葉靡蕩之  
懺是以如來應群緣  
以顯迹像著降及後

圖二 弘一大師臨「楊大眼造像記」(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杭州時期)

曹魏靈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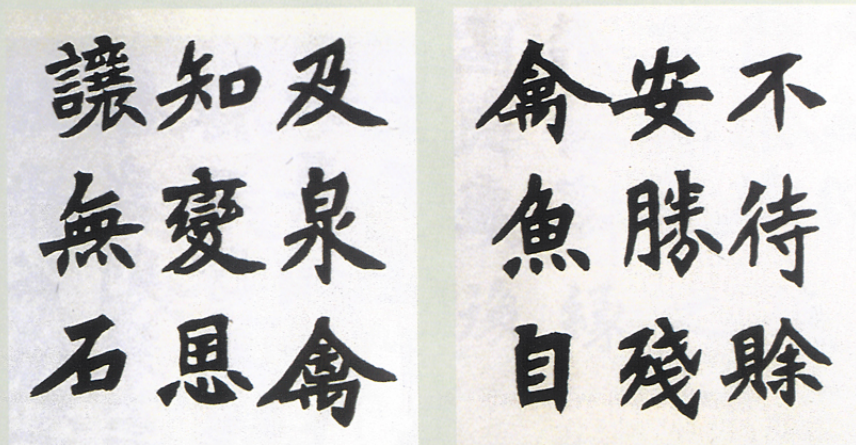
圖三  
弘一大師臨  
「魏靈藏造像記」  
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杭州時期

石像一聖神颯六通智  
周三達曠世所生元身  
眷屬捨百鄣則鵬擊龍  
花悟無生則鳳昇道樹  
五道群生咸同斯慶陸  
渾縣功曹魏靈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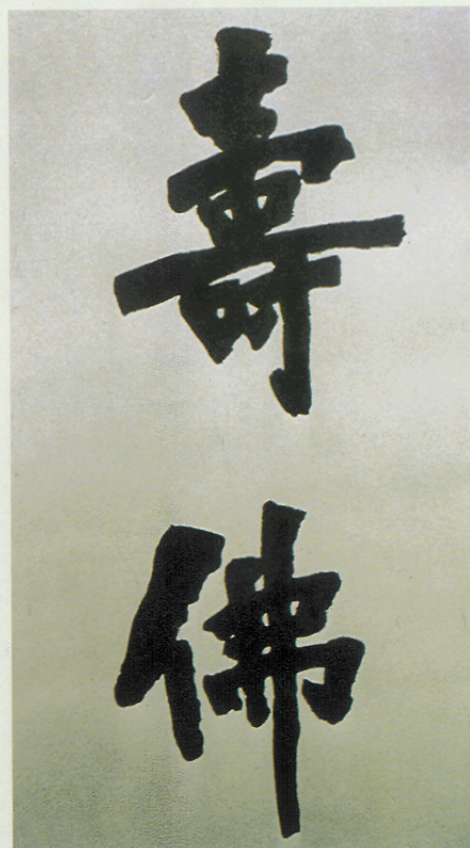
圖一 弘一大師臨「始平公造像記」(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杭州時期)

始平公像一區夫靈  
蹤或則攀宗靡尋容  
像不陳則崇之必是  
以真類於上遺形敷  
于下暨于大代茲功  
廉作比丘慧自影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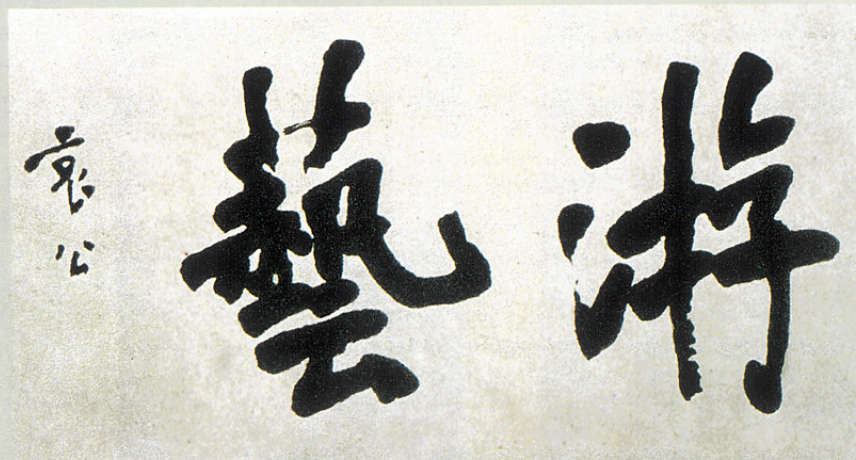




圖四 弘一大師臨「張猛龍碑」(一九一二~一九一八 杭州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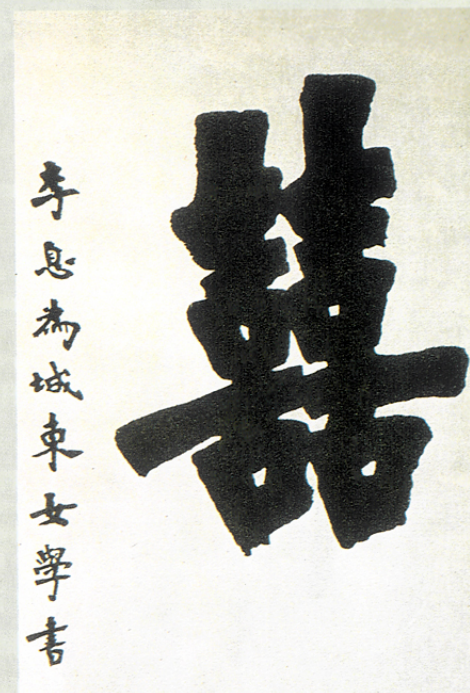
圖六 弘一大師居俗書作「壽佛」(一九一二 杭州時期)



圖五 弘一大師居俗書作「游藝」(約一九一二 杭州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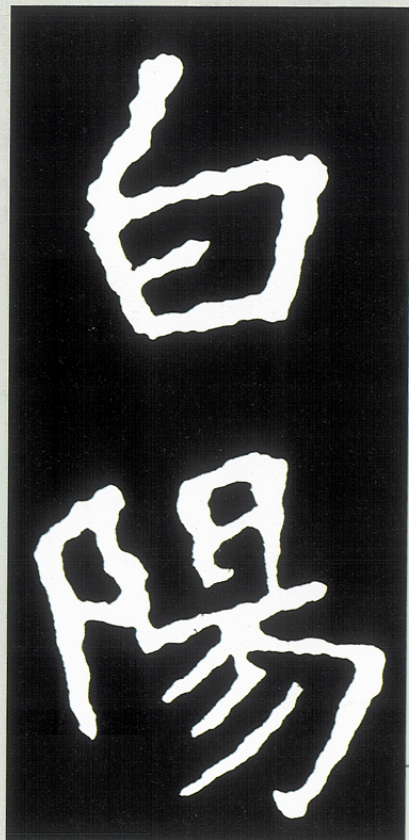
圖八 弘一大師居俗書作「演壇」(一九一二~一九一五 杭州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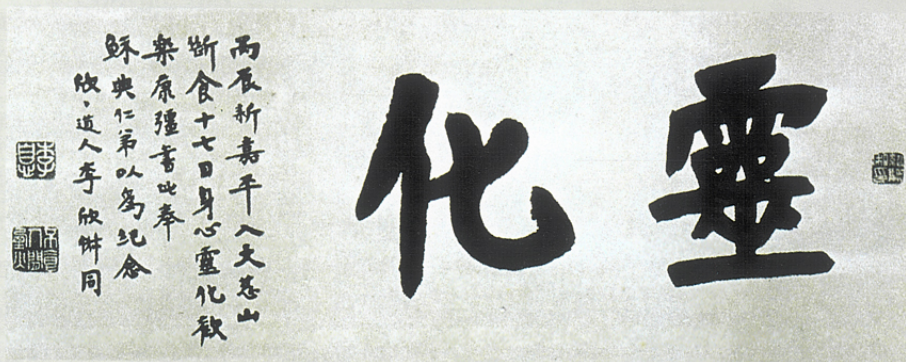
圖七 弘一大師居俗書作「囍」(一九一二 杭州時期)



綜合以上弘一大師幼年至出家以前的三段學書過程：弘一大師自小受家庭影響，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及旁學（耳濡目染）為文較短的佛教經文或咒語，並在清末碑學鼎盛及徐耀廷、唐敬嚴的啟蒙之下，學習了以篆隸為先的金石碑版；而小楷的練習或因科舉應試所需，但同時亦接觸了帖學之美的薰陶，以之摹寫「心經」。遷居上海時，與思想先進的文化人士志同道合；且就讀南洋公學後，吸收世界新知的觀念，使其在古碑出土的新知下，投入臨習與鑑賞。而留日歸國後，任教杭州第一師範的六年中，臨習碑帖成為每日晨課，所臨碑帖上起大篆「石鼓文」、小篆「繹山碑」、古隸「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魏晉南北朝各碑版墓誌銘，再下迄黃庭堅「松風閣詩卷」等，臨習



圖九 弘一大師居俗書作「白陽」(一九一三題《白陽》刊物誕生號封面 杭州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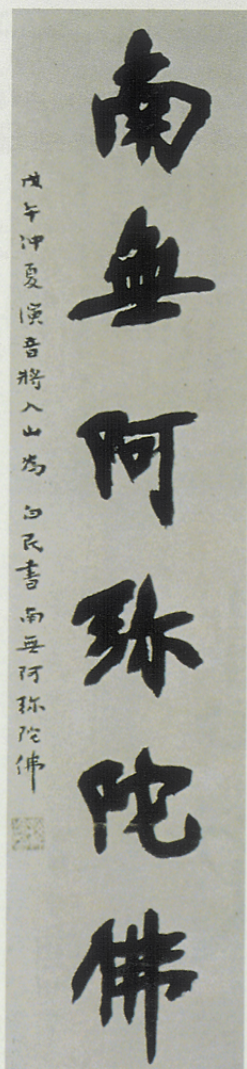
圖十 弘一大師斷食後書作「靈化」(一九一六 杭州時期)

要點首重「形似」，而後「形神兼備」。

## 二、弘一大師出家後 書藝風格之發展

弘一大師入山出家前，已決心拋捨其藝術上的長才，潛研佛理，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註卅二）；其餘零縑殘素，分歸夏丐尊、堵申甫、吳孟非、金咨甫、李鴻梁、豐子愷、劉質平……等友生以為紀念。（註卅三）弘一大師出家後，仍以大量的書作名世，其因緣主要因於佛學居士范古農與印光大師的應機相勉，范古農〈述懷〉中說：

……師出家後，即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會中佛書每部為之標籤，以便檢閱。會在精嚴寺藏經閣，閣有清藏全部，亦曾為之檢理。……時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余



圖十一 弘一大師在俗最後絕筆「南無阿彌陀佛」(一九一八 杭州時期)



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寧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贈寺，余及余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註卅四）

故因范古農「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的建議，弘一大師在一九一八年出家至一九四三年圓寂期間，留下大量佛語、經偈集聯及寫經等書作，發揮了以書藝作佛事而與人結緣弘揚佛法的影響力，尤其寫經一項，又受到印光大師的關切與鼓勵，而有五十餘部手書經典傳世（參見附表〈弘一大師手書經文年表略記〉），弘一大師出家後嚴謹修行，沉默少語，故其晚年時，亦為能此而肯定自己說「吾字即是法」。（註卅五）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風漸次轉變，繼而發展出自己的風格面貌，而從其書作之字形、用筆的轉變，概分其出家後書藝風格之發展約有三期：（一）蘊育期：臨古的綜合影響（一九一八～一九二九）；（二）成熟期：字形較方且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系（一九三〇～一九三二）；（三）圓融期：延續中鋒用筆而字形清瘦的作風（一九三二～一九四三）。以下逐期探討之：

（一）蘊育期：臨古的綜合影響（一九一八～一九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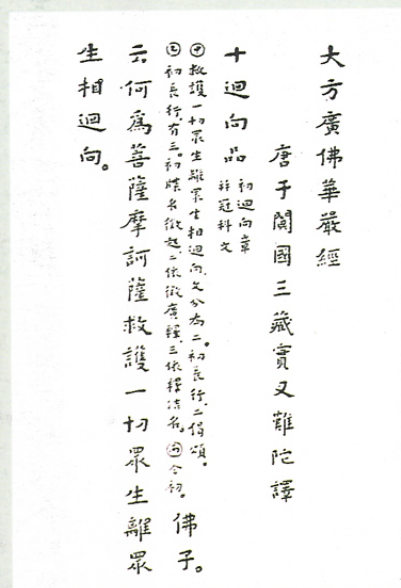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師一九一八年七月出家後，唯續書藝弘法利生，而出家前平日喜撫碑帖、臨摹習字的生活，因入山前均將碑帖贈予書家周承德，而不復舊日之習；但也因碑帖的轉贈之舉，促使弘一大師出家後邁向書藝漸次蛻化的第一步，而於出家後三期書藝的發展，形成碑帖範本，已成心本；而本其心本，漸無所本的意義。

弘一大師初出家時，閱馬一浮贈《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及《寶華傳戒正範》二書後，便發心學戒，且因受印光大師《淨土五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思想體系影響，其寫經經典則以印光大師的淨土理念為主線，而增以修行基礎的戒律經典，及禮懺地藏菩薩至孝至善以達身、口、意三業清淨的經典為方向，如此期的寫經作品「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一九一八）、「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九二〇）、「阿彌陀經」（一九二三）、「華嚴經淨行品偈」（一九二四）、「佛說八大人覺經」（一九二四）、「普賢行願品偈」（一九二六）、「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一九二六）及「地藏經見聞利益品」（一九二六）等多部，而對於弘一大師的寫經書體，一九二三年印光大師曾覆信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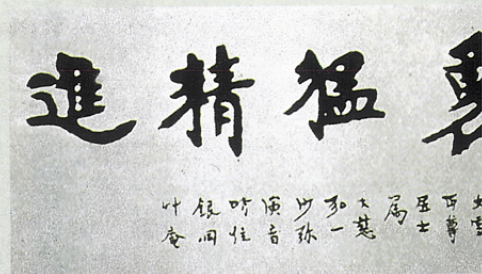
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註卅六）

而從附表中得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間，是弘一大師寫經最為密切集時期，惜大師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寫經現已罕能復見，而一九二三年以後的寫經書體，則是以正楷、行楷為主，尤其一九二六年所寫的「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圖十二），以中鋒用筆為主，字勢安穩平和，且經文佈白採正文單行，註解雙行的格式，並加圈點句讀。其作雖為小楷，但一筆一畫的起迄行運，切實而不苟且，且筆畫厚實而圓潤，是弘一大師自許的精工之作。（註卅七）

除寫經外，此期的書作有「勇猛精進」（楷，一九一八，圖十三）、「知止」（篆，一九一九，圖十四）、「珍重」（隸，一九二〇，圖十五）、「法常首座辭世詞」（行楷，一九二二，



圖十一 弘一大師寫經「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一九二六），是弘一大師當時自許的精工之作，然往後的書作中仍不乏佳作，且猶勝此作。



圖十二 弘一大師出家後前十年的書作，仍有居俗臨古碑帖的影響，「勇猛精進」（一九一八）一作，即深受「張猛龍碑」結體，及「張猛龍碑碑陰」的用筆影響。）



圖十三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知止」（一九一九蘊育期）



〔附表〕弘一大師手書經文年表略記

年	月、日	經名題跋	圖例
戊午 一九一八	七月十四日  九月	<p>剃度翌日，寫《楞嚴念佛圓通章》贈夏丕尊。跋「戊午大勢至菩薩誕，剃度於定慧禪寺。翌日丕尊居士來山，為書《楞嚴念佛圓通章》，願他年同生安養，聞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圓種智。大慈山當來沙彌演音並記。七月十四日。」</p> <p>夏丕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以為迴向。跋「戊午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受紙筆墨；時丕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釋演音。」</p>	
庚申 一九二〇	四月八日  四月二一日  五月  七月  七月十三日  七月二九日	<p>書《金剛三昧經》一卷。題「庚申四月初八日手裝，大慈弘一釋演音並題。癸亥正月付旻飛居士供養。澹道人曇昉敬題。」</p> <p>書《無常經》，為其亡母五十九週冥誕回向。跋「庚申四月二十一日，亡母五十九週誕辰，敬書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演音並記。」</p> <p>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跋「庚申五月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寫。」</p> <p>為弘傘法師亡母書《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跋「庚申七月，同學弘傘義兄喪母，為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並誦是戒，以為日課。惟願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演音敬記。」</p> <p>大師剃染二年紀念，書《佛說大乘戒經》，回向法界衆生。跋「庚申七月十三日，大勢至菩薩聖誕，演音剃染二年，敬寫此經，惟願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戒香薰修，往生極樂。」</p> <p>地藏菩薩聖誕，書《十善業道經》，回向法界衆生。跋「庚申</p>	

①

②



	十二月	<p>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回向法界衆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業正因，決定往生極樂。」</p> <p>書《增一阿含經》、《雜阿含經》、《本事經》合輯並裝訂。跋「是歲（庚申）十二月，敬寫合輯裝訂，白月褒灑陀日，摩頤行者，弘一演音並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廣大發願頌</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龍樹菩薩造</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宋北印土沙門施護等譯</p> <p>所有一切衆生類 過未現在世無盡 而諸佛刹廣無邊 彼無邊刹塵充滿 又一一塵為一刹 廣大佛刹如塵等</p> <p style="text-align: right;">③</p>
辛酉 一九二一	<p>二月</p> <p>三月</p> <p>三月十日</p> <p>四月</p> <p>四月二一日</p>	<p>書《佛說戒香經》。跋「辛酉二月弘一沙門演音書。」</p> <p>書《佛說五大施經》。跋「辛酉二月弘一沙門演音書。」</p> <p>書《佛說木槌子經》。跋「辛酉三月弘一沙門演音書。」</p> <p>書《佛說十二頭陀經》。題「辛酉三月十日，居上海護國院，弘一沙門演音敬寫。願將以此功德，回向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同離結著，集諸善本，發大乘心，往生西方，連得無上正真之道。」</p> <p>安居前，手書《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題「西國持律，唯依自部，神州之士，多尚會通。前者簡要而易明，後者複雜而難辨。是因廣約而異趣，寧有是非之可云。音幸得人身，欣逢大法，願以有部以自利，兼學旁部以利他。力屏新舊之名，無取軒輊之見。冀以上報世尊之慈恩，下順衆生之根器云爾。辛酉前安居隨喜日，西湖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敬錄義淨三藏《寄歸傳》二則，並以私意附識。」</p> <p>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冥誕，寫經以資回向。</p> <p>《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跋「改元後十年，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為亡母王太淑人六十旬冥誕，敬寫《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以此功德，回向</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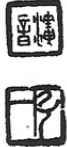
	<p>八月五日</p> <p>九月</p> <p>十二月</p>	<p>亡母，早消業障，往生西方。弘一釋演音敬記。」</p> <p>書《佛三身讚頌》①、《佛一百八名讚》②、《廣大發願頌》③三種。跋「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敬寫讚誦三種，以此功德回向亡母，解脫塵緣，往生極樂。弘齋沙門僧胤。」</p> <p>為亡父三十七周諱日，敬寫《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誡經》，以資冥福。跋「辛酉八月初五，亡父三十七周諱日，敬寫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沙門演音。」</p> <p>手書《增壹阿含經》。跋「辛酉九月，敬寫《增壹阿含四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p>城下寮度歲，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本事經》。</p> <p>跋《別譯雜阿含經》。「辛酉十二月，敬寫《別譯雜阿含經》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p>跋《本事經》。「辛酉十二月，敬寫《本事經》二段於永寧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並記。」</p> <p>為杭州西泠印社書《阿彌陀經》一卷，該社為刻於石幢，以為紀念。</p>	<div data-bbox="908 331 1243 730"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佛說八大人覺經</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mall>後漢安世國三藏安世高譯</small></p> <p>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 誦念八大人覺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 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p> </div> <p style="text-align: right;">⑤</p> <div data-bbox="923 772 1228 1444"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佛說大乘戒經</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印土施護譯</p> <p>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有破壞戒行壽命 者有斷滅善根者出家難值發精進心堅</p> </div> <p style="text-align: right;">⑥</p>
<p>癸亥 一九二三</p> <p>甲子 一九二四</p>	<p>六月</p> <p>四月</p> <p>五月</p>	<p>書《華嚴經淨行品偈》④一卷，以奉黃涵之居士。跋「上海黃涵之居士，以影印扶桑本《續藏經》，施三衢佛學會，卷帙之富，奴房盈閣。見者聞者，靡不歡喜踴躍，歎為稀有。余以夙幸，叨預勸請之末，為寫《華嚴淨行品偈》一卷，並節錄清涼疏文，以奉居士，而報德焉。……改元後十三年歲在閏逢沙門曇昉撰。」</p> <p>書《佛說八大人覺經》⑤，</p>	<div data-bbox="908 1486 1243 1843"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mall>宋西天三藏法護等譯</small></p> <p>歸命一切佛惟願一切佛菩薩 眾攝受於我即說伽陀頌曰 我今歸命勝菩提 最上清淨佛法眾 我發廣大菩提心 自他利益皆成就</p> </div> <p style="text-align: right;">⑦</p>



		<p>以贈陳伯衡居士，居士為影印流通。跋「十三年歲在甲子五月，沙門曇昉寫。」</p> <p>夏，書《佛說大乘戒經》⑥、《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⑦。</p> <p>仲冬，書《梵網經》成，馬一浮居士為題一詩。詩云「要識如來種，應觀孝順心。撥爐知有火，廢井乃無禽。教陸惟扶律，情亡在飲鍼。毫端留舍利，萬本示叢林。弘繼大士出音上人寫《梵網經》屬題，率綴短句，甲子仲冬，湛翁。」</p>
丙寅 一九二六	五月  九月	<p>書《普賢行願品偈》一卷。跋「歲在析木五月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p> <p>至廬山，居牯嶺五老峰後之青蓮寺，書《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⑧，自許此生最精工之作。</p> <p>是年，書《地藏經見聞利益品》⑨。跋「歲次析木江州匡山寺沙門月臂書。」</p>
庚午 一九三〇	四月	<p>書《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⑩。跋「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歲次鶉大四月大迴向院智炬。」</p>
辛未 一九三一	二月五日  五月	<p>大師先慈歿二十六年，敬書《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⑪，以資回向。跋「歲次辛未二月初五日，先慈歿二十六年，敬書是經豪本竟，願以功德迴向先慈早證菩提。」</p> <p>致李晉章書：「寄上寫經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網經》多二冊，乞轉贈幼樵、品侯二居士為禱。……五月八日演音啟。」</p>
壬申 一九三二	二月  五月	<p>書宋施護等譯《佛說五大施經》⑫。跋「歲次壬申二月，大莊嚴院沙門勝誓敬書。」</p> <p>書《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p>

地藏菩薩本願經見聞利益品  
唐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譯

爾時世尊，從頂門上，放百千萬億大毫相光，所謂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紅毫相光、大紅毫相光、綠毫相光、大綠毫相光。



圖⑧略，同正文(圖二十)

分別觀內身 此中誰是我  
若能如是解 彼達我有無  
此身假安立 住處無方所  
諸法空無我 永離一切相  
大方廣佛華嚴經財首頌讚  
歲次鶉大四月大迴向院智炬

⑨

⑩





<p>六月五日</p> <p>臘月三十</p>	<p>跋「永嘉趙伯廣居士大母蘇氏歿十年，請為寫經回向菩提。於時歲次壬申，沙門演音並記。」</p> <p>大師先父百二十齡誕辰，敬書《佛說阿彌陀經》<sup>⑬</sup>，以為回向。跋「歲次壬申六月，先進士公百二十齡誕辰，敬書《阿彌陀經》迴向先考，冀往生極樂早證菩提，并願以是回向功德，普施法界衆生，齊成佛道者。沙門演音時年五十三。」</p> <p>書《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於了識法師受持讀誦。跋「壬申臘月三十日，演音敬書。」</p>
<p>癸酉 一九三三</p>	<p>書《般若心經》<sup>⑭</sup>。跋「歲次癸酉質平居士慈母謝世，為寫《心經》一卷，冀業障消滅，往生安養者。尊勝院沙門善臂。」印「弘一」(白文)。</p>
<p>乙亥 一九三五</p>	<p>書《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跋「龍集乙亥二月，敬書以奉汝晉居士供養，尊勝院智幢。」</p>
<p>丙子 一九三六</p> <p>三月二一日 四月八日</p>	<p>為亡友金咨甫書《金剛經》<sup>⑮</sup>一卷。跋「歲次丙子三月二十一日敬書，四月初八書訖。以此功德，回向亡友金咨甫夢疇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世界，早證無上菩提，普度一切衆生，沙門演音弘一并記。咨甫浙金華武義人，弱冠遊杭，學於高師藝術專科。搏桑本田氏授手工，讚其精絕，求諸彼邦，未之有也。爾後任杭州師範兼女學歌樂教師二十年。嘗語余曰：始任教師頗多佳興，近惟頹倦耳。余來南閩，曠絕音問。甲戌九月，印西上人書來，謂咨甫臥病半載，艱苦備歷，已謝世矣。遺囑請余寫經，為其回向佛道。忽忽二載，及於今夏，書寫乃訖，并</p>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

唐肅宗國王藏沙門般若金剛奉詔譯

△此本為明初刻本，入三入法界，善男子。於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此本為明初刻本，入三入法界，善男子。於此南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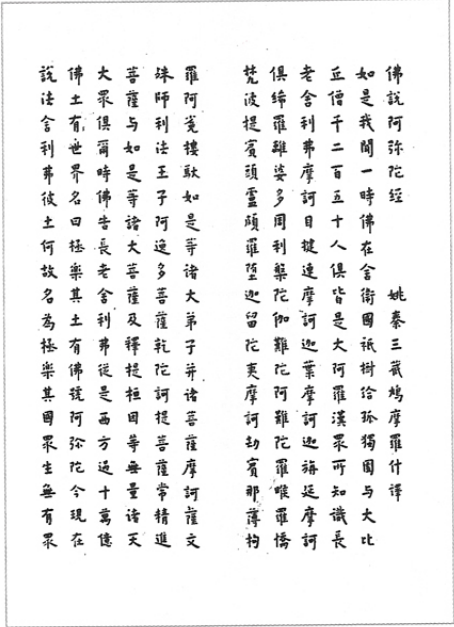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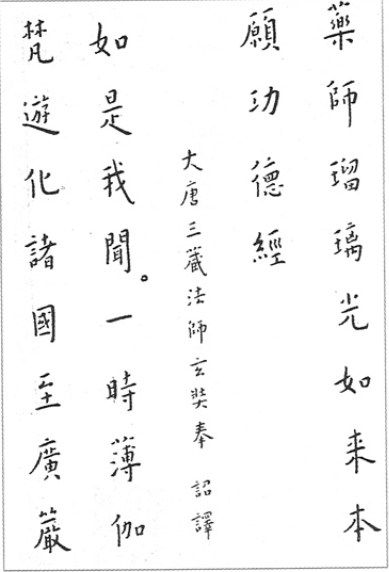
佛說五大施經 宋施護等譯

佛世言一吋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苾芻眾俱佛告諸苾芻言有五種大施今為汝說何等為五所謂一不殺生是為大施二不偷盜三不邪染四不妄語五不飲酒是為大施以何義故持不

⑫

圖⑭略，同正文(圖三二)  
圖⑮略，同正文(圖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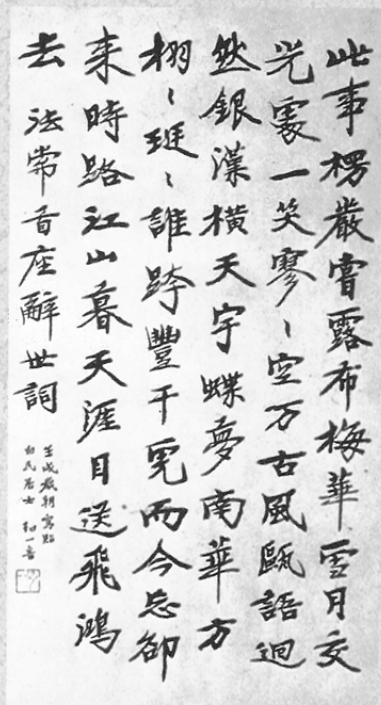
<p>五月</p> <p>歲暮</p> <p>是年</p>	<p>誌緣起焉。龍集玄枵、木槿榮日，演音，時掩室鼓浪日光院。」</p> <p>書《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sup>①⑥</sup>一卷，為傳貫師亡母回向。跋「歲次丙子五月。敬書是經，迴向瑞集傳貫法師亡母龔許柳女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早成佛道，普利衆生。溫陵資壽寺沙門月音。」</p> <p>書《佛說阿彌陀經》，呈奉日光常住。跋「二十五年龍集丙子養疴古浪日光別院，敬書是經呈奉日光常住，以為紀念。惠安大華嚴寺沙門一音。」</p> <p>臨別日光巖時，手書《佛說無量壽經》，贈南普陀寺主清智上人。</p> <p>書《佛說五大施經》回向士惟居士。跋「歲次玄枵，敬書《佛說五大施經》，回向士惟居士，願往生安養，早證菩提。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又七。」</p> <p>手書《般若心經》和墨寶數件，贈廈門名醫黃丙丁博士。</p>	 <p>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深可知識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墜迦留陀莫摩訶劫有那薄拘羅阿菟樓駄如是等諸大弟子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等精選菩薩如是等諸大菩薩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眾俱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土有衆生無有眾</p>
<p>丁丑 一九三七</p> <p>四月</p> <p>九月中旬</p>	<p>書《般若心經》<sup>①⑦</sup>貽伯麟居士供養。跋「二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書奉伯麟居士供養。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p> <p>書《華嚴經淨行品》，贈夢參法師。跋「居湛山半載，夢參法師為護法，特寫此品報之，晚晴老人。」</p>	 <p>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王廣巖</p>
<p>壬午 一九四二</p> <p>八月二八日</p>	<p>下午，自寫遺囑後，以手書《藥師經》一部，送與妙蓮法師供養。</p> <p>另有無紀年《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部，亦為晚期之作。</p>	<p>圖<sup>①⑦</sup>略，同正文(圖三四)</p>

按：經名題跋中，凡有數字號碼①、②、……者，均可與圖例部分之數字號碼①、②、……相對照，而無列數字號碼者，則多於文獻中摘出，以備來日復見其作時，再列於圖例部分中。並感謝陳慧劍教授提供弘一大師寫經作品印集協助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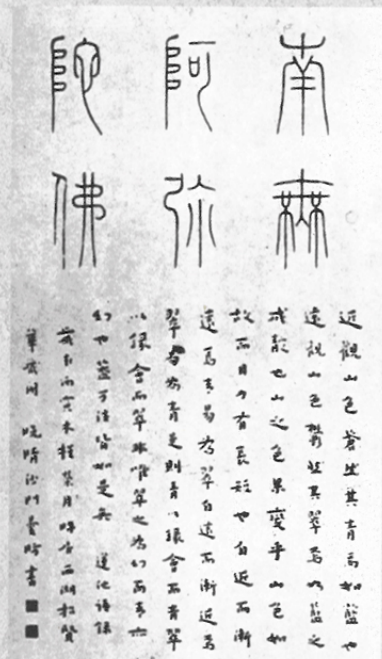


圖十五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珍重」(一九二〇 蘊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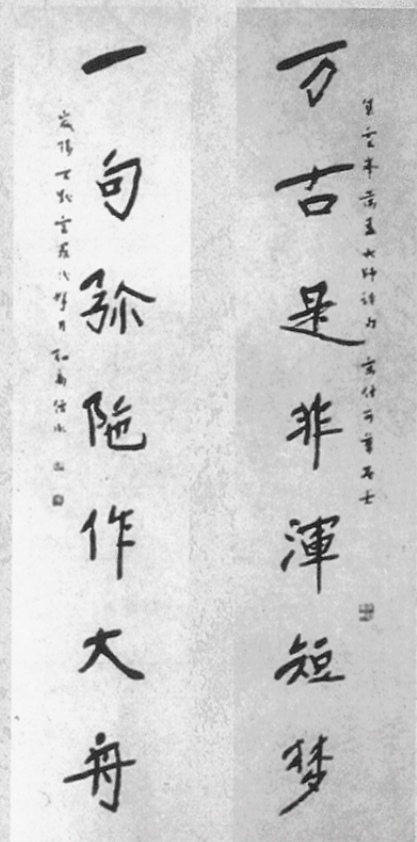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法常首座辭世詞」(一九二二 蘊育期)

十九)的圓筆厚實。屬隸書的「珍重」(圖十五),字形橫扁,字勢沉穩,近東漢隸書的結體風格,且二字在用筆上除隸書的逆入平出外,又略帶隨興的行書筆韻,及用墨上乾枯潤燥的對比,而題跋小字則受「爨寶子碑」(圖二一)撇捺開張飛舞的影響,而活潑生趣。屬楷的作品如「勇



圖十七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南無阿彌陀佛」(一九二六 蘊育期)

猛精進」(圖十三),深受「張猛龍碑」及其碑陰(圖二二、二三)的影響,字勢左高右低,字形上敝下擴,筆



圖十八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作大舟」(一九二二 蘊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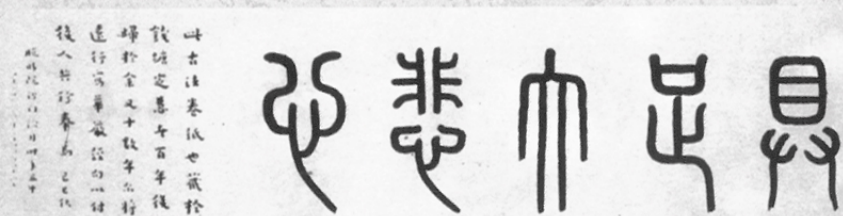
畫結構中緊外疏,且用筆受碑陰影響,曲線渾圓,放逸活潑。另如「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圖二〇)的體勢、用筆渾圓內斂,頗似顏體之風。屬行楷作品的「法常首座辭世詞」(圖十六),則有黃庭堅「松風閣詩卷」(圖二四)的體勢,和類「張猛龍碑碑陰」(圖二三)的用筆寫法。

因此,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的書作中,深受弘一大師在俗時臨古法書的綜合影響,而愈近一九二九年,圓的體勢與用筆就愈明顯,而此或與修行、寫經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大師於廈門所購晉索靖「出師頌」帖(圖二五)的趣味(taste)轉變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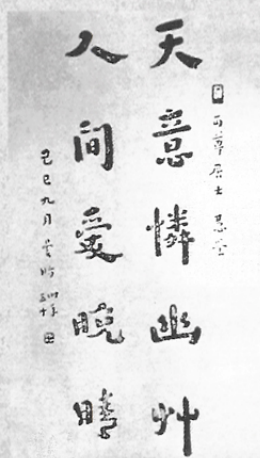
(二)成熟期:字形較方且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系(一九三〇~一

圖十六)、靈峰藕益大師詩句「萬古是非渾短夢,一句彌陀作大舟」(楷,一九二二,圖十七)、「南無阿彌陀佛」並錄蓮池大師語錄(篆,一九二六,圖十八)、「具足大悲心」(篆,一九二九,圖十九)、「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楷,一九二九,圖二〇)等,其中屬篆體的作品,字勢均較高長縱直,而用筆上,有「南無阿彌陀佛」(圖十八)的懸針篆,「知止」(圖十四)、「具足大悲心」(圖





圖一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具足大悲心」(一九二九 蘊育期)



圖二



圖三



圖三

圖二 弘一大師出家後書作「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情」(一九二九 蘊育期)

圖三 「鬻寶子碑」東晉義熙元年(四〇五)。正書。無署書者，而其書風剛勁凝重，古樸奇巧，隸意甚濃。

圖三 「張猛龍碑」北魏正光三年(五二二)。正書。無署書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列為「精品上」並謂「張猛龍」如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結構精絕，變化無端」。



圖三 「張猛龍碑碑陰」北魏正光三年(五二二)。正書。無署書者。其書風較碑陽「張猛龍碑」活潑舒緩而飄逸。

九三二)

弘一大師出家後第二期的書藝風格是：字形較方且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系，時間雖短，風格卻明顯。而一九三二年起，甚至第三全期，均已中鋒用筆的系列了，此種用筆的轉變導致其書藝風格的發展，可能與弘一大師的修行心得，致力寫經，和購得索靖「出師頌」帖有關。

索靖(二三九~三〇三)善八分、章草，《晉書》稱其「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註冊八)「出師頌」(圖二五)傳為索靖所書，體為章草，明《清河書畫舫》評：

幼安(索靖字)「出師頌」是退筆之尤者，結構奇偉可愛。(註三九)

可見其之珍貴，足使原已捨碑

帖予人的弘一大師，於出家後十年，再萌購帖之思，並加題記：

戊十二月來思明，購得此冊，爾後留滯南安雲峰者月餘，近將歸臥永寧，重展斯冊，聊為題記。明年己巳正月廿三日，月臂。(註四〇)

而早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弘一大師《致堵申甫書》中已自言道：

拙書爾來意在晉唐，無復六朝習氣，一浮甚贊許。(註四一)

因此，從弘一大師欲擺脫其出家前所擅之北碑書體，和此時發願寫經的宏誓，及印光大師的慰勉支持，其出家後第一期書風的十年間，終於漸次蛻化碑習，而臻至晉唐之意。

第二期中以側鋒用筆為主的代表書作如：「佛光」(一九三〇，圖二六)、「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見



圖六 北宋 黃庭堅「松風閣詩卷」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宋仁宗慶曆五年至宋徽宗崇寧四年(一〇四五~一一〇五)人。拜蘇軾門下，且長文章詩書，而與蘇軾並稱「蘇、黃」。明王世貞云：「山谷大書酷仿鶴銘，狂草極擬懷素；生平見山谷書，以側險為勢，以橫逸為功，老骨頑態，種種槎出。」正是山谷晚年書作「松風閣詩卷」風格的適切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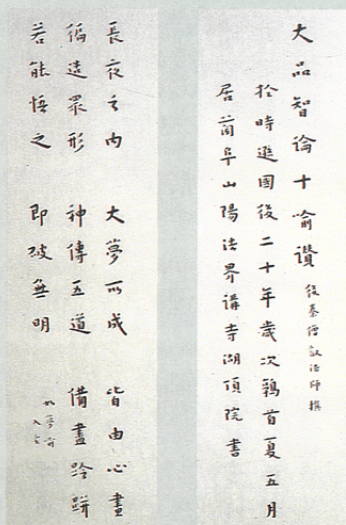


我非僧」聯(一九三〇,圖二七)等,多字形屬方;字具斜勢;且筆畫佈白中緊外疏;而用筆則是以側點起筆後,緩慢行畫,以期筆畫厚實肉豐,且遇轉折則以圓按,使之不露方角,至於撇捺挑勾則是斂勢含蓄,不顯鋒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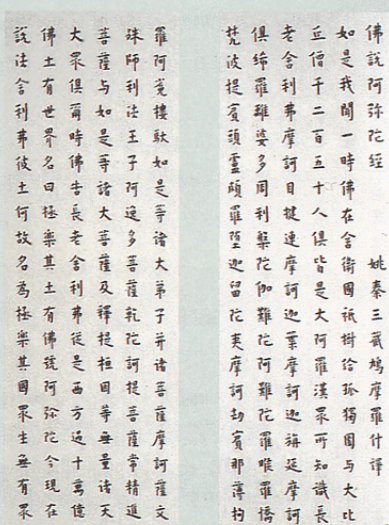
以中鋒用筆為主的代表書作如:「華嚴集聯三百」(一九三〇,圖二八)、「大品智論十喻讚」(一九三一,圖二九)、「佛說阿彌陀經」(一九三二,圖三〇)、「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聯(一九三二,圖三一)等,字形屬方而略長;字勢秀雅而端莊;並簡畫為點;筆畫相讓;和佈白疏朗等;而用筆則是線條圓滾遒勁,行筆緩慢而力和。

因此,第二期的書風,均已削方為圓,無方稜主角的用筆出現,是弘一大師個人書風的成熟時期。  
(三)圓融期:延續中鋒用筆而字形清瘦的作風(一九三二~一九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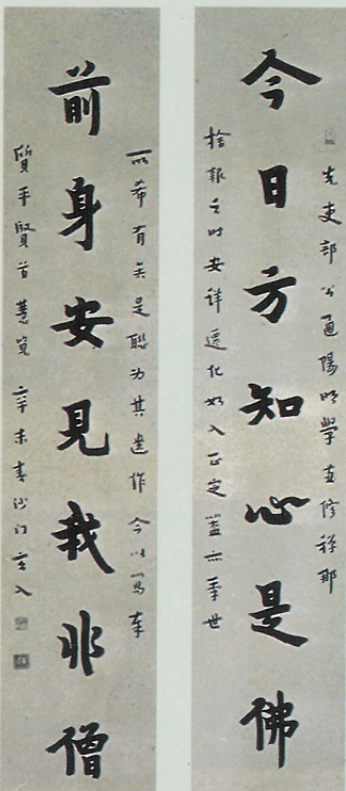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師出家後第三期的代表書作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九三三,圖三二)、「金剛般若波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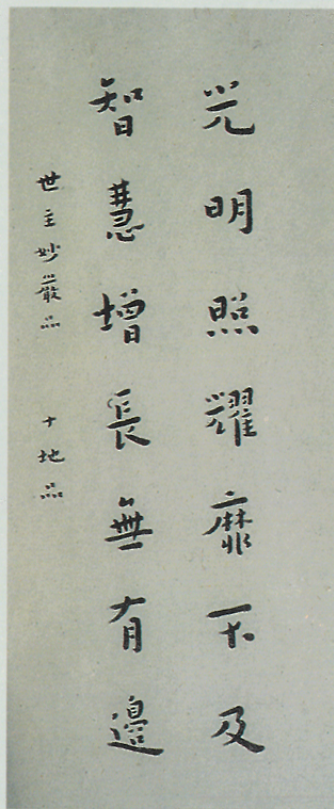
圖二 弘一大師出家後成熟期書藝中,以中鋒用筆為主的代表書作之一「大品智論十喻讚」(一九三一 成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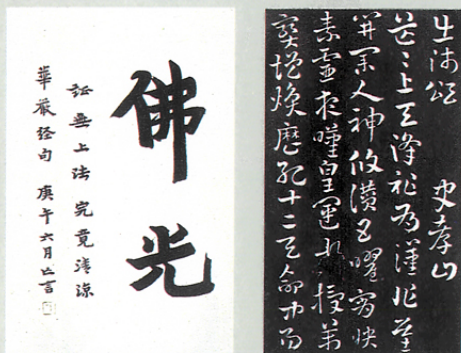
圖三 弘一大師寫經「佛說阿彌陀經」(一九三二 成熟期)用筆圓潤,筆力溫和。



圖四 弘一大師出家後成熟期的書作「今日方知心是佛 前身安見我非僧」(一九三〇 成熟期)以側鋒入筆,而遇橫劃、轉折則以圓使,較出家前的方重用筆已削方為圓。



圖五 弘一大師集華嚴經句成聯共三百餘,集輯成冊曰《華嚴集聯三百》,此作分別集經中〈世主妙嚴品〉及〈十地品〉中之句「光明照耀靡不及 智慧增長無有邊」(一九三〇 成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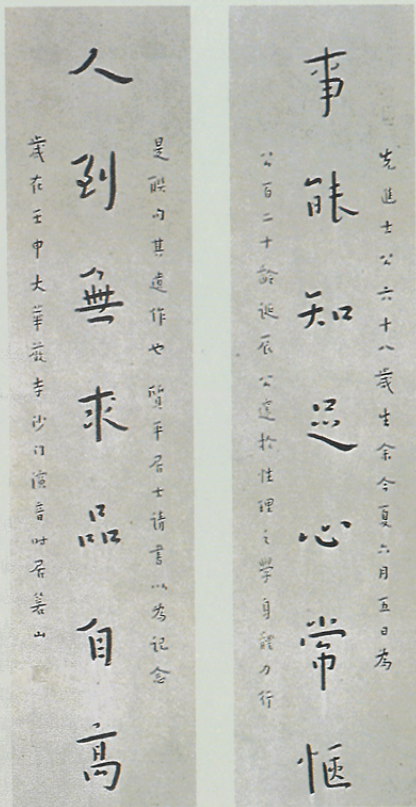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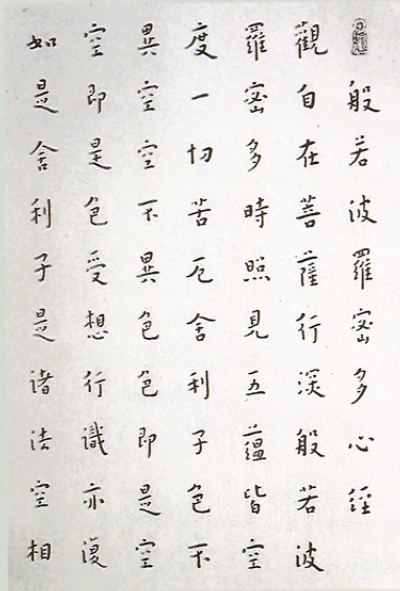
圖六 「出師頌」漢史孝山撰,無書者姓名。《宣和書譜》作晉索靖書。宋米芾謂隋人書。草草。十五行。書法道密凝重,氣息古雅。

圖六 弘一大師出家十年後,書藝風格漸立,此為成熟期中以側鋒用筆為主的代表書作之一「佛光」(一九三〇 成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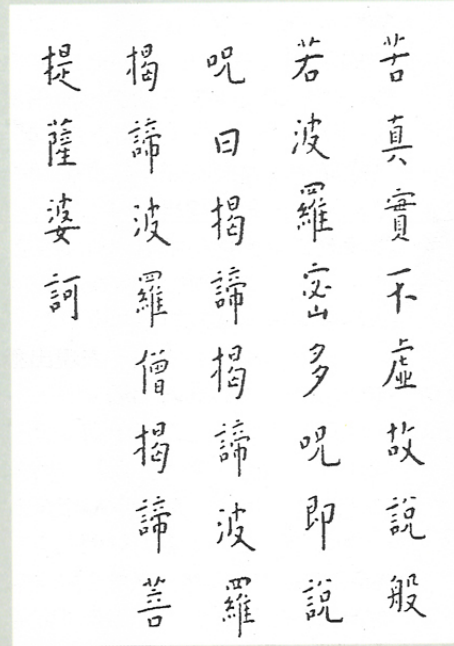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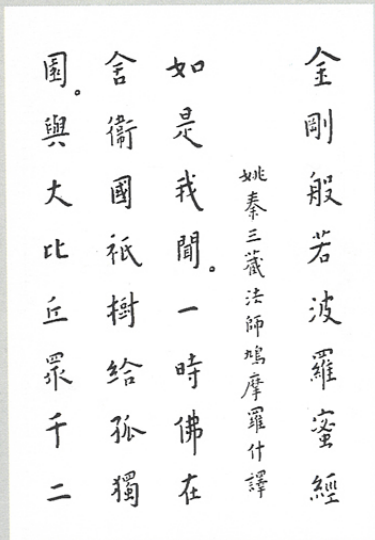
圖三 弘一大師出家後，仍常書其先父遺聯「事能知足心常恆 人到無求品自高」(一九三二 成熟期) 字形瘦長、佈白舒朗、簡劃為點、筆劃相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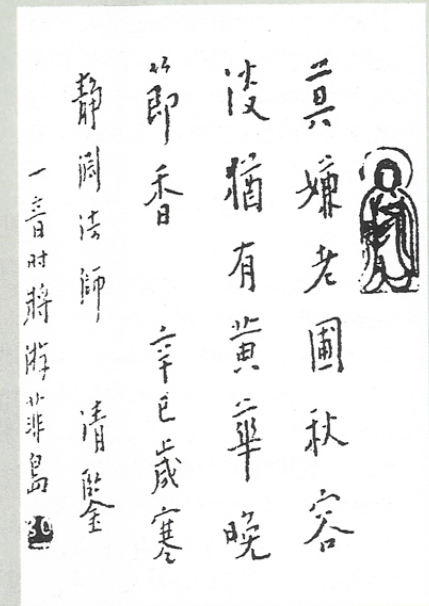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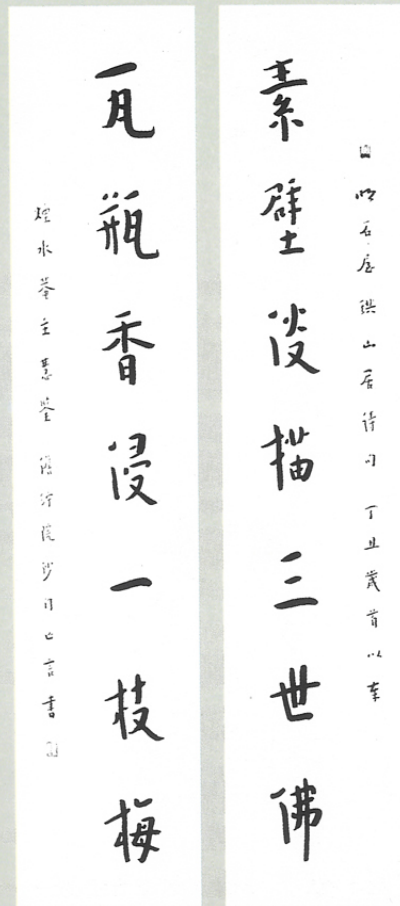
圖三 弘一大師圓融期的寫經書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九三三)



圖三 弘一大師圓融期的寫經書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九三七)



圖三 弘一大師圓融期的寫經書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九三六)



圖三 弘一大師圓融期書作「莫嫌老圃秋容淡 猶有黃花晚節香」(一九四一)

圖三 弘一大師圓融期書作「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一九三七)



蜜經」(一九三六,圖三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九三七,圖三四),及「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一九三七,圖三五)等,其結體上的共同點是:字形縱長;字勢端樸內斂;簡畫為點;筆畫相讓而疏朗等。佈白則以行列雙雙對齊,行距、間距寬綽明朗為原則。而用筆則是延續前期中鋒用筆一系,但力道輕和的寫法,表現出猶如仙風道骨般的清癯和暢。

而若比較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七年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圖三二、三四)的用筆,前者以靠近筆尖一帶的力道緩和行畫,並因具有行書筆畫的抑揚節奏,使得中鋒圓筆的線條甚有靈動之美,而筆的起迄處又多微微出鋒而含蓄,例如字中帶有弧度而外彎的左撇,及形似柳葉迎風般的右捺,和字中「簡畫為點」後,更為繁多而閃耀的點等;而後者則少去行書流美的筆韻,筆的起迄處也多用藏鋒,且點的姿勢也較前作靜溢沉默,然仍有前作的些微筆意存留,如外彎的左撇,及柳葉形的右捺等。

弘一大師出家後第三期十一年間的書藝風格,以字形漸長,筆畫漸細,結體疏朗,且力道輕和的用筆為特色,而細長的字形中,又夾著上寬下窄的內狹姿態,使人感其謙卑、內斂、嚴謹的出家生活,在近其生命的終站時,更是要「以戒為師」,如其晚年所書之詩句:「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圖三六),而這種自然自律的精神,在其圓寂前的最後墨蹟「悲欣交集」四字(圖三七)中,則表現成輕鬆自如,隨意拈來的風格。

世人對於弘一大師自家書風的評價頗為贊賞,如佛學居士馬一浮之〈華嚴集聯三百跋〉:

……大師書法……,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

在書家當為逸品。……(註四二)

門生豐子愷跋大師早年寫經三種:

……此三經乃初出家時為穆藕初居士所書者,筆力道勁,與後年所書輕描淡寫,落墨不多者迥異其趣,在佛法上與藝術上,此皆可稱為至寶。……(註四三)

居士高文顯〈影印弘一大師手寫大悲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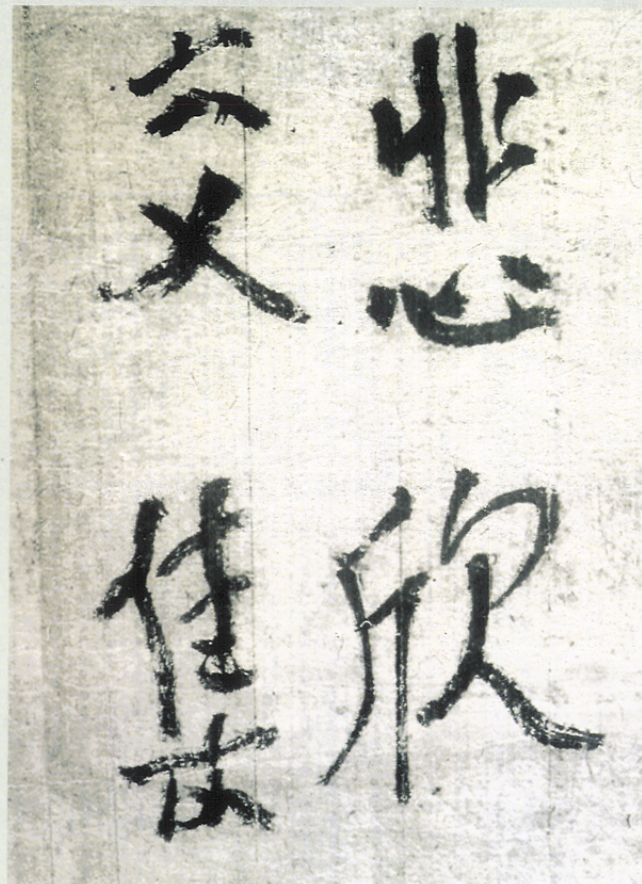
……廣洽法師送其入山後,攜帶其手寫經文、聯句多種,中有為李汝晉居士寫的〈大悲咒〉,字跡高古清秀,不著人間煙火之氣。……(註四四)

葉聖陶〈弘一大師的書法〉說:……若問他的字為什麼使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他蘊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溫良謙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裡從容論道。……有時候,有點兒像小孩子所寫的那樣天真,……(註四五)

而廣元法師〈弘一大師的佛體書法〉也說:

諦觀之,則筆筆生動活潑,如同會蠕動的蠶一般,韻味無窮。(註四六)

因此,「恬靜」、「逸品」、「輕描淡寫」、「高古清秀」、「不著人間煙火」、「像小孩子的天真」及筆筆如



圖三 弘一大師最後絕筆「悲欣交集」(一九四二)



「會蠕動的蠶一般」，是弘一大師書風予人的感受，而一九三八年大師〈致馬冬涵書〉中曾對其書藝的創作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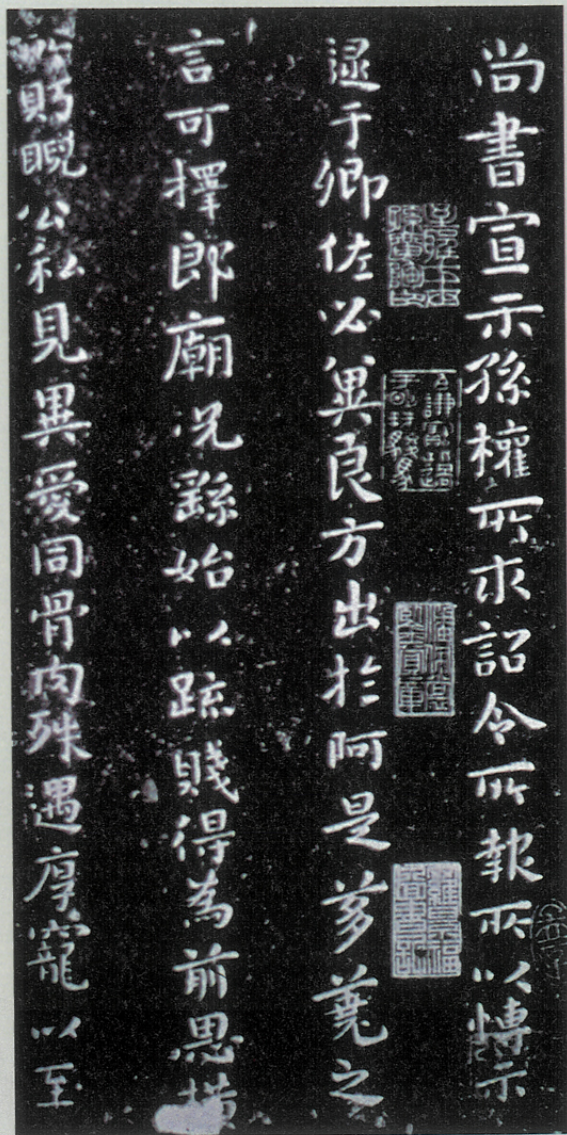
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觀之，斯可矣。不惟寫字，印亦然。……又無論寫字刻印等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沖逸之致也。……（註四七）

因此，恬靜、平淡、沖逸除了是弘一大師的書風特色外，亦是弘一大師晚年心境與性格的自然流露。

### 結語

弘一大師幼年的學書階段，因為其父進士門第的家學影響，與清末碑學書風的鼎盛，以及金石書畫的啟蒙老師徐耀廷、唐敬嚴的教導，而同時接觸了碑學與帖學的書風面貌；但在大師南遷上海後，與新學人士和上海書畫耆老的交游期間，碑學書風的陽剛氣勢，似乎成其思想才華的外在延展，如大師少年時，曾為康有為濟世救民的思想而共鳴，（註四八）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建，又以填〈滿江紅〉誌感；（註四九）而直至其留日歸國後，以杭州為主定點的美育教學生涯中，仍然每日晨起勤臨北碑書體，有如《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註五〇）一般。

弘一大師臨寫碑帖時，首重對「形」的掌握，進而深入於「神」的和合，而北碑諸造像記與墓誌銘中，反應中國中古世紀崇佛信仰的心態，雖是歷史的，但對弘一大師出家後，主書佛語、經偈和佛典的方



圖六（傳）鍾繇「宣示表」小楷。十八行。書法古雅樸質。刻本甚多，《淳化》、《大觀》外，刻入《東書堂帖》、《秀餐軒帖》、《墨池堂帖》、《玉烟堂帖》、《潑墨齋帖》等。

向，仍然具有著「人生無常」的理念開啟與意義。

弘一大師對康有為或孫中山的政治理想並無追隨，（註五一）但其革新精神的具體實踐，卻反映於中國藝術教育的創新，與僧伽戒律的輔正上，即使大師就讀南洋公學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有破壞戒行壽命者有斷滅善根者出家難值發精進心堅

時，曾受蔡元培言行之影響，（註五二）並為蔡所賞識，可是其後當蔡元培提出其聞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註五三）的理想時，卻於弘一大師多才多藝的生命瀾底，終究難「代」，而走向佛門修行之路，並以其書藝上的長才，作為弘法的法



如  
是  
我  
聞



圖九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六朝摩崖刻經。無年月。無署書者。其書法渾穆簡靜，體在隸、楷之間。清包世臣曾評其姿曰「有雲鶴海鷗之態」。

門。而其個人的書法風格，較類於鍾繇「宣示表」(圖三八)、「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圖三九)，和八大山人書風(圖四〇)的美感類型，然任何藝術風格的誕生，均要經過一段長日的蘊育，本文在弘一大師出家後書藝風格的發展過程中，從其書作的字形、用筆概分出(一)蘊育期：臨古的綜合影響(一九一八～一九二

九)；(二)成熟期：字形較方且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期(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及(三)圓融期：延續中鋒用筆而字形清瘦的作風(一九三二～一九四三)等三期，而此三期發展的時間進展，及主要書藝特色的轉變，透露出弘一大師出家後書藝發展的歷程現象是：

一、弘一大師出家後約十年，

才漸脫出家前臨古碑帖的影響，而形成個人書風的面貌。

二、弘一大師出家後第二期的書藝風格，為中、側鋒用筆平行發展的二期，說明了弘一大師於此期書藝的創意性、表現性的自由掌握能力。

三、弘一大師出家後第二期二期書風的發展僅三年，即擇中鋒用筆一系邁入第三期，顯示出弘一大師當時是「有意識」地選擇此種轉變，而此或與中鋒用筆的圓渾厚實，及佛家凡事「圓融」之道，不無關係。

弘一大師嚴持戒律，弘揚淨土，並致力研究華嚴「圓教」的思想，故范古農謂其佛學思想「於律於教於淨，一以貫之。」(註五四)而「圓融」、「圓滿」的思想，更屢見於佛典之中，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恩品》第二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及「成所作智」等「四智圓滿」(註五五)《發菩提心品》第十一則曰：「凡夫所觀菩提心相，猶如清淨圓滿月輪，於胸臆上明朗而住。」(註五六)《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亦說：「如來智慧如月十五」(註五七)而「圓」的象徵與理想也顯映於弘一大師圓寂前的遺偈當中：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靡爾亡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註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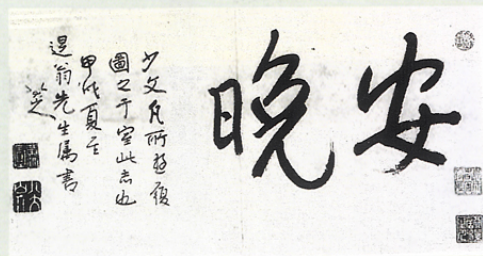
因此，「圓」的美感與意義，是弘一大師「圓融」心地的展現。



註釋

- 註一 此據張隆延教授之譯，請詳見 Chang, Léon Long-yien and Peter Mill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註二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演講全集》，（台北：天華出版社，民八十），頁二十九。而據弘一大師在俗孫女李汶娟、李莉娟女士及《弘一大師傳》作者陳慧劍教授向筆者指稱，家中存有大師幼年執筆學書的照片，其年紀更早於七歲。
- 註三 林子青，《弘一大師新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八十二），以下簡稱《新譜》，頁十四。
- 註四 《新譜》，頁十六。
- 註五 同上書，頁十八。
- 註六 同上書，頁十九。
- 註七 同上書，頁二十。
- 註八 同上書，頁二二。
- 註九 秦啟明（編注），《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以下簡稱《書信集》，頁八十六。
- 註十 《新譜》，頁十九。
- 註十一 同上書，頁二十。
- 註十二 書家唐敬嚴，生卒不詳，亦不見載。
- 註十三 同註十，頁二十二。
- 註十四 同上註。
- 註十五 劉墉（一七一九～一八〇四），山東諸城人，字崇如，號石庵，清乾隆進士，尤長小楷，用墨厚重，與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齊名。
- 註十六 夏巧尊（原編），曾議漢（增編），《永遠的弘一法師(-)》，（台北：帕米爾書店，一九九二），頁五十二。
- 註十七 《新譜》，頁二十三。
- 註十八 同上書，頁二四～二五。
- 註十九 同上書，頁二九。
- 註二十 同上書，頁卅四。
- 註二十一 同上書，頁卅七。
- 註二十二 同上書，頁四一。

- 註二十三 《永遠的弘一法師(-)》，頁二一七。按任伯年生卒年為一八四〇～一八九五或一八九六，不可能於庚子年一九〇〇入會，概是袁氏之誤記也。
- 註二十四 節引自沈柔堅（主編），《中國美術辭典》，（台北：雄獅圖書公司，一九八九），頁八十。
- 註二十五 張人希，〈弘一法師的篆刻藝術〉，《書譜》，（香港：廣雅社，第四期，一九七九），頁二一。
- 註二十六 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受同盟會影響而成立的文學社團。一九〇九年，由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等人發起，取「操南音不忘其舊」之意，正式成立於蘇州，以提倡民族氣節為號召。有《南社小說集》一冊、《南社叢刊》二十二集出版。
- 註二十七 《新譜》，頁一〇四。
- 註二十八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文鈔》，（台北：天華出版社，民七十八），頁二一。
- 註二十九 夏宗禹（編），《弘一大師遺墨》，（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一八九～一九〇。
- 註三十 《新譜》，頁九七～九八。
- 註三十一 同註元。
- 註三十二 周承德，生年不詳，卒於一九三三年。浙江海寧人，居杭州，字佚生；號觀無居士。善漢隸、八分及唐楷，亦能畫蘭竹，所作印章，饒有秦、漢、六朝神韻。享年五十餘。
- 註三十三 姜丹書，〈弘一法師傳〉，《永遠的弘一法師(-)》，頁二三。
- 註三十四 范寄東，〈述懷〉，《永遠的弘一法師(-)》，頁二一一。
- 註三十五 《新譜》，頁三四四。
- 註三十六 釋廣定（編），《印光大師文鈔（卷一）》，（台北：佛教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六六～六七。
- 註三十七 蔡冠洛，〈廓爾無言的弘一法師〉，《永遠的弘一法師(-)》，頁二五五。
- 註三十八 仁壽本，《晉書斜注二》，列傳第三十〈索靖〉，頁五三〇五上。
- 註三十九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二三，藝術類，頁八一七～八一九。
- 註四十 《新譜》，頁二四～二五。



圖四 明八大山人《安晚》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一六二六～一七〇五），明寧王朱權後裔。明亡，出家為僧。後又還俗，成為道士。其作落款「八大山人」聯綴，似「哭之」、「笑之」，蓋有別意。世評其書學南朝《瘞鶴銘》，有晉唐之風，並顯平靜淡泊，而無其畫之奇逸。《安晚》二字是其晚年（一六九四）山水花鳥畫冊的題字。

- 註四十一 同上書，頁二六六。
- 註四十二 同上書，頁二八六。
- 註四十三 同上書，頁一八六～一八七。
- 註四十四 同上書，頁三四五。
- 註四十五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弘一大師書法集》後附文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無編頁碼。
- 註四十六 釋廣元，《中國書法概述》，（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八一），頁一五九。
- 註四十七 《書信集》，頁六二。
- 註四十八 同註六，頁五二。
- 註四十九 《弘一大師文鈔》，頁十。
- 註五十 《孟子》，〈公孫丑篇〉。
- 註五十一 陳慧劍，〈弘一大師留學期有關「同盟會」史料探疑〉，《獅子吼》，（台北：獅子吼雜誌社，第六期，一九九四），頁二四～二九。
- 註五十二 《新譜》，頁四六。
- 註五十三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三卷》，（台北：齊魯書社，一九八九），頁六三八～六四一。
- 註五十四 同註元，頁二一二。
- 註五十五 大正三，頁二九八下。
- 註五十六 大正三，頁三二八下。
- 註五十七 大正十四，頁四八二中。
- 註五十八 《新譜》，頁四六二。